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五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監生臣桑　英

欽定四庫全書

文編卷五十五

明 唐順之 編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脩

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

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顔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

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没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

所謂吉凶鄉射賔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

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為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歐陽脩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

也宋興葢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

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

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酹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

其廡以俟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

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謡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由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

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葢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産毁鄉校何如子産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産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名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

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熈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

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廪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産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蘇軾書

仁宗御飛白記 歐陽脩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閲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暎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葢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寳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羣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悦於時人流離竄𡰱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葢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

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娱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

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御書閣記　歐陽脩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

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宫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余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攷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

所持之說相盭而然耶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一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僊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揺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蘇軾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

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禄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熈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

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寳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㸃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上清儲祥宫碑 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宫成當書其

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宫朝陽門之内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宫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

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宫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宫之所在為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宫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服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宫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

以不成乃勑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
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
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内出白金六千三
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名道士劉應貞嗣行太初
之法命入内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
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
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
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

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虚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

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頀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葢公治黄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静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損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

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黄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宫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宫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宫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禄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宫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築上清
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
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
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
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
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
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
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

籙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隣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

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蕪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蕪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茍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茍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

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

反出主簿尉下謗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
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
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
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
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
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
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
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

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瀧瀧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鳳鳴驛記 蘇軾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旣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旣駕

雖馬亦頽其阜而嘶余名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坏釘各以枚計稭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

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為矣而猶為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䂢毁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愷悌者豈非以其不擇

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永州鐵爐步志 柳宗元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葢嘗有鍜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毁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

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冐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冐禹紂冐湯幽厲冐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

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

而不得釜鐍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它又何害乎子之

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

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宗元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

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

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

於怯且詉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它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廻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怯且詉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耶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

子徒也為之記云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髙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葢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户部侍郎余公靖當廣

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輯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竒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以陵夷毀

頓陷滅而不抹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謂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方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

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靖兵戎而中國以全安者葢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葢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郡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錢塘六井記 蘇軾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於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

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絶河而東至美俗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别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溝湖底無所用閙此六井之大略也熈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

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為上中下使滸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絶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

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四皆垣墻扃鐍以䕶之明年春

六井畢修而嵗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

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檝所

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

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佘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

而旱至於井竭非嵗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

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

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嘗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

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廻

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
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
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
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
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
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
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
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

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宗元

石鐘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它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謡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

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

非祥也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没千餘歳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

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葢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

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

俗非莊子本意

李太白碑陰記 蘇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

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齊州閔子廟記　蘇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

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熈寧七年
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
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
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
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
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
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
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

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

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令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顧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兹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

如完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

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

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令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

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

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道州毀鼻亭神記　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

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葢將教孝悌去竒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茍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兹乎茍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

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瘽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樊侯廟災記 歐陽脩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閒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以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

矣然當盜之剚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

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

死不能庇一軀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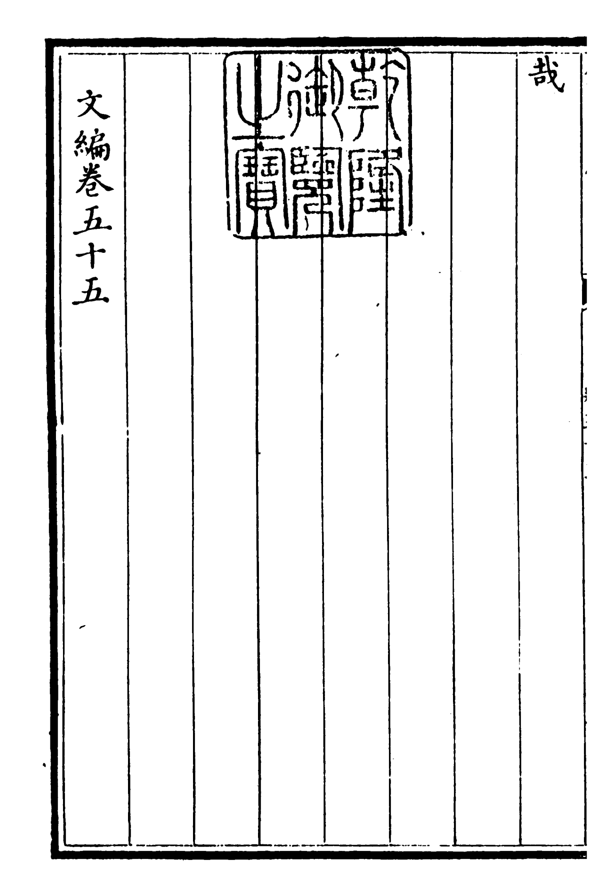
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

而俟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隂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

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乆旱伏隂不

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

也耶不然則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俟之威靈暴矣



哉

文編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五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監生臣劉　澐

文編卷五十六

明　唐順之　編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

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竒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

適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賛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户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竒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賔禮貢之澤宫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

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子書旁具莊
文莫不揔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
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玆地之勝豈易而
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髙水若闢而
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
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髙文宜益峻道宜
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内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
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

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夷陵縣至喜堂記　歐陽修

峽州治夷陵地濵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

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䍐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栅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勑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

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

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今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韓魏公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

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羡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羡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

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方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

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
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通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
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
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
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
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
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
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不如顏淵後之君子

實則不至而皆有修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　蘇軾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

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受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内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

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鍜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

使人請之葢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叅於是避正堂以舍葢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懐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黄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葢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叅為漢宗臣而葢公為之

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

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寛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

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娱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僣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葢十餘萬家環以湖

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船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賔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葢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

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葢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愚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

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

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修記

墨君堂記　蘇軾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

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悦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淩厲以觀其操崖石

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别館云

張君墨寶堂記　蘇軾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棊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

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

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塚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為記予蜀人也蜀人嗙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

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之所言者為鑑

王君寶繪堂記 蘇軾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錬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塜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

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

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畫舫齋記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嶏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

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

謂非冐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廪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歴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没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茍非冐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

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東齋記 歐陽修

官署之東有閤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閒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户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

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富偉麗之説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

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樂善者歟旁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不倦而某甞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它郡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

者猶襲五代之獘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其賢者則記録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

歲三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葢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

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賔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

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

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李君藏書房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

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葢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

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

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燕喜亭記　韓愈

大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

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謏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

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非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

綿郴踰嶺猨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

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

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

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

不絶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靡潰漂没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

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廪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峴山亭記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

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

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禄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

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熈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泗州先春亭記 歐陽修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

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髙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廪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

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
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
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
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
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
令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
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
外郎張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

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游儵亭記　歐陽修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胷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

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覩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葢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為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陳氏榮鄉亭記　歐陽修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驁惡猾驕善貸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刔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鋭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人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

見官府知巳短長以讒之爲巳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巳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禄仕又苦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其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巳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絶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

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閈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為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嚴夫始改衣詣門應詔吏方相驚然莫能為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為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搆築者明年嚴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嚴夫初為伊闕

縣主簿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
之也嚴夫為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
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嚴夫為
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為下吏有可進之
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
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既有嚴夫恨不一登是亭
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嚴夫之果
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鬭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葢於

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

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過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

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益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

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

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别混自斯人

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

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内熱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

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

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髙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

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葢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

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放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墨妙亭記　蘇軾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境内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勸分躬自撫循

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華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華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華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

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警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

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黄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没於其前

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宫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

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

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也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粤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髪或側逕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

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虫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葢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

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葢佛老子之宫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絶之狀葢已盡人力光禄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宫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

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𡏖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虚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于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

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毁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

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葢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

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

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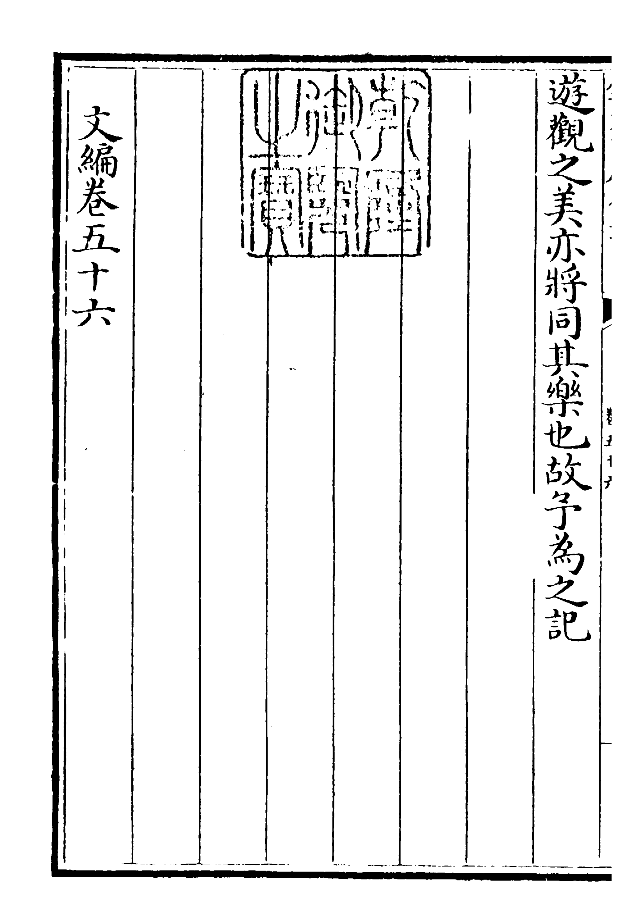
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
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
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
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
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
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
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葢遊於物之外也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谿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毁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

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横檻
覆以髙甍因而為臺以脱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風
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
拔木之奔放至於髙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
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顔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
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
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隠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袵席之
内若夫煙雲開斂日光出没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

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



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

文編卷五十六